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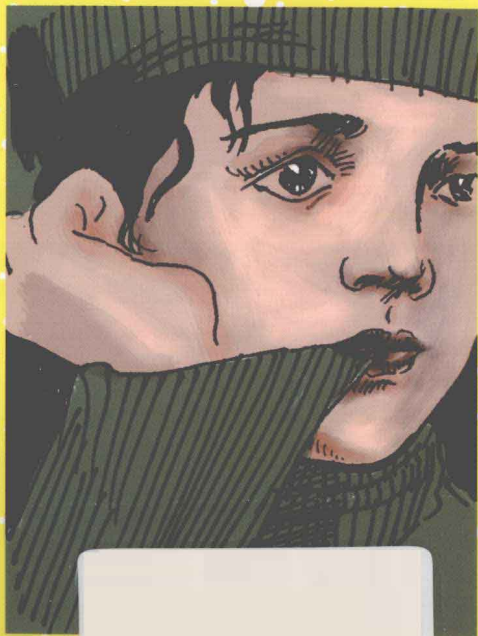


Maria Gripe's Works of Elvii Series
埃尔维斯成长系列

我不想上学了

[瑞典]玛丽娅·格里佩 (Maria Gripe) ◎著

高 锋◎译



安徒生金奖获得者

与《长袜子皮皮》作者林格伦齐名的瑞典儿童文学大师
作品被译成英、法、德、西等30种语言，惠及千百万读者
瑞典版《成长的烦恼》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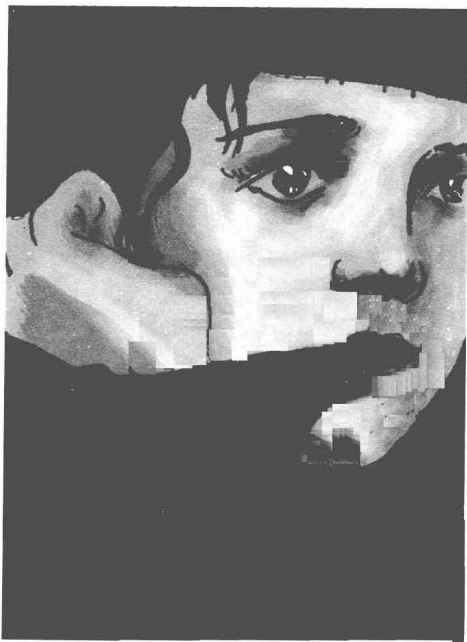
Maria Gripe's Works of Elvös Series

埃尔维斯成长系列

我不想上学了

[瑞典]玛丽娅·格里佩 (Maria Gripe) ◎著

高 锋◎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Elvis, Elvis! © Maria Gripe 1973

First Published by Bonnier Carlsen, Stockholm, Sweden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 Stockholm, Swed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想上学了/(瑞典)格里佩(Gripe, M.)著;
高锋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8

(埃尔维斯成长系列)

ISBN 978-7-5117-1471-8

I. ①我…

II. ①格… ②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806号

我不想上学了

策划编辑 谭洁

责任编辑 杜永明

插图 周卓浩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1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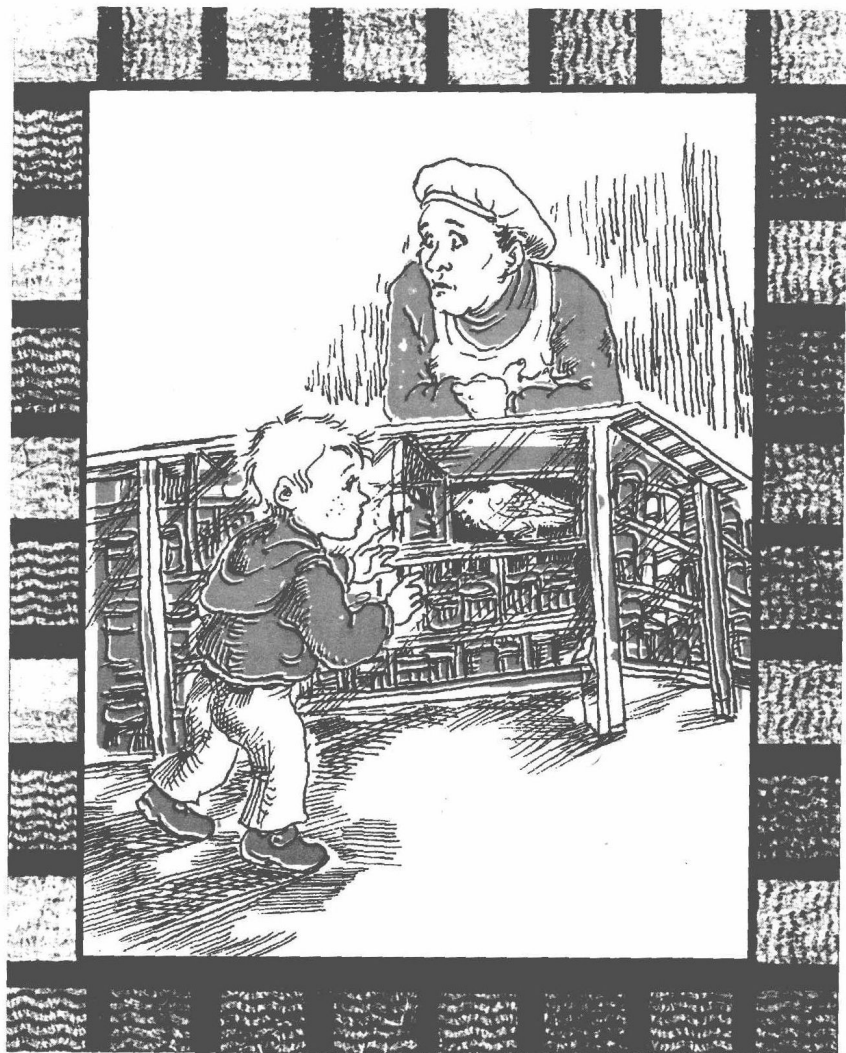
印张 6.75

印数 5000册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19.50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不幸鸟 001

开学第一天 009

上学有用吗？ 023

自行停学 035

真的埃尔维斯 043

埃尔维斯不是埃尔维斯！ 055

我不是羔羊 063

古怪老人 073

我想让你上学 083

猫王不会唱歌？ 093

戴上假发 101

重新上学 109

谁说了算？ 119

两个安娜露丝 129

可真幸运！ 139

与老师顶嘴 149

“自我保护意识” 159

让妈妈再次高兴起来 171

神奇的王冠 179

可怕的镜子 187

一加一等于四？ 201



目录



不幸鸟

又发生事故了！妈妈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碎玻璃杯子正在训斥着。

“我说过多少次了，喝水前你得先要只杯子！我说过起码上百遍了吧？”

“是的。”

不错，妈妈说过太多次了，以至于埃尔维斯都忘记听了。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不听话。

妈妈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很清楚不能到厨房橱柜里自己拿东西，因为那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你老是这么笨手笨脚的——真是只不幸

鸟，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清楚？”

埃尔维斯站在那里，努力顺着妈妈的意思回答：“是的，对的，不错。”这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现在，妈妈要他承认他是一只不幸鸟，而且她一直就这样认为。

“你是一只真正的不幸鸟，埃尔维斯！”妈妈说。

听起来，这很可怕。小鸟会飞，还会唱歌。不幸鸟会什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它们肯定已经石化了。他记得在一家商店橱窗里见过许多盒子，其中一个放着一只灰色的东西，长着僵硬的翅膀。他只看了一秒钟。那副令人伤感的样子，使埃尔维斯不想多看。现在他明白了，它就是只不幸鸟。

他感觉自己就是这样。打碎东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像身体内部破了，被撕裂并疼痛，使人几乎不敢呼吸。

随之而来的是妈妈伤心的面孔和哭泣的声音，还有对过去埃尔维斯打破的所有东西的回忆。

带金边的糖罐子，两个画着玫瑰的咖啡杯子，艾尔萨姨妈送的黄油盒子和她春天用来盛花的蓝色小花瓶。

现在，她没地方插她的立金花了。

“我可爱的立金花，”她叹气道，“我现在应该把它们插在哪里？”

这些话像利爪在埃尔维斯身上撕拉。还有牛奶杯子，她从小到大一直使用的杯子，也被他打破了。



“有了你，所有物件都失去了安全，人们也没有了欢乐，”她看着手里的玻璃片抱怨道。

“爸爸可能会修补杯子，”埃尔维斯说。

“你怎么会这么愚蠢，水晶玻璃有谁会修？只能扔掉。”妈妈说着把玻璃碎片狠狠地扔进垃圾桶。埃尔维斯心里在默默地哭泣。

“我会去买只新的，”他说。

“那也不行，”妈妈说，“这只杯子没有了，这是姥姥送我的结婚礼物。要是姥姥知道了，她会怎么想呢？她会不高兴的，可怜的姥姥！”

有只埃尔维斯这样的不幸鸟，家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东西会一件件地被砸碎，她的结婚礼物很快就全完了。

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家里到处都是结婚礼物，妈妈每天都忙于擦拭。她不必担心它们会没有了，埃尔维斯说。

这时，妈妈开始抽泣起来。

“你起码也得停止为自己辩解，”她哭泣道。

其实，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只是想安慰她一下。但结果却是，既没有人给予安慰，也没人得到安慰。

妈妈擦干眼泪，看看桶里的碎玻璃，又看看埃尔维斯。目光之沉重，让人难以承受。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再说话。

要是他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好了。他打开橱柜时

只想取一只普通的杯子，没想到这只名贵的杯子却滚了出来。他没有碰它，却也没法进行解释。事故从来就没法解释。他更不能仅仅说出事情的真相。那时，妈妈就会说他在撒谎。人们必须编造个说法，这需要许多话。这时她就会相信了。

但是，他却不会这样做。他从来不会解释自己做的事，而只会缄口不言。

这挺可惜的，因为妈妈喜欢说话，埃尔维斯却找不到话说，他的话往往与妈妈对不上茬，老是话不投机，因此他不如不说。

妈妈又开口了。他毁了他们，她说。这意味着他们会因为他而变穷。他在电视上见过穷人。他们都住在很远的地方，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也没有像样的房子住。爸爸妈妈会因为结婚礼物被砸碎而变成穷人，这真令人难以理解。

他努力去听妈妈的话。这次，他真想弄明白为什么打破结婚礼物会这么危险。他在倾听并学习。

004

噢，对了，它们很值钱！他一下子明白了。爸爸和妈妈经常谈论钱，为什么钱很快就没有了，等等。

人们必须得有钱，否则就没法生活。因为什么都要钱，生活中干什么都要花钱。

结婚礼物除外，当人们结婚时就得到了它们。别人为它们付了钱。妈妈没有从她微薄的收入中出钱，因此她为得到它们



而高兴。打破结婚礼物等于撕碎金钱，这样他就明白了。

爷爷也在破坏金钱。他的方式是，到专卖店买75克朗的瓶装酒并喝掉它。所以，爷爷和他同样有破坏性。

有个人做伴可真好。当他想到爷爷，心情稍微好了点。不只他一个人在破坏，这可能也是个小小的安慰。但爷爷活了这么大年纪了，一直喝75克朗的酒，也没有变穷。因此，妈妈不需要这么担心。

但是，还是不能对她进行解释。她为钱焦虑不安，几乎心脏都老化了，起皱纹了，她说。

这令人太难过了。

埃尔维斯也要花钱。不算他人本身，他生下来时几乎没花钱。但他身上的，现在已经不能再用约翰的衣服来更换了，而且他每天都得不停地吃。这就要钱。实际上，他们可能养不起他，他明白了。

他有一个存钱小猪，是姥姥给他的。它胖胖的、圆圆的，样子挺可爱。但它有一对大大的黑眼睛，神情好像不那么高兴。这是因为人们得不断地往里塞钱，因为妈妈说过，没有钱，什么东西都没有价值。但对埃尔维斯来说，储钱小猪本身比钱更重要。他宁愿小猪肚里是空的。

他拿来储钱小猪，拨开它肚子上的盖。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倒在厨房的桌子上。

“这些都归你了，”他对妈妈说。

钱币在桌子上乱滚，跳出桌子，掉到地板上，沙发下，

炉子后面，叮当乱响，颇有些节日气氛。

现在，她应该高兴了。

但是，她不想要这些钱。

“你竟敢这样做！”她生气地叫喊着去拾钱币。埃尔维斯必须帮着找。他必须把所有的钱币重新塞进小猪肚子里。妈妈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随后，她把小猪放在一个高高的柜子顶上，使埃尔维斯够不着。

“够了，埃尔维斯，你没有钱的概念，不懂金钱的价值，”她说。

其实，埃尔维斯恰好有它。他终于明白了这些东西的问题所在。

她自己不知道吗？

妈妈出去买东西后，埃尔维斯乘机打了个电话。

“现在，我又破坏金钱了，”他对爷爷说。

他的音调就像爸爸在谈论伙伴们，他的队友输掉了足球俱乐部的一场球。

“噢？花在什么上了？”爷爷回答。

“一件结婚礼物，”埃尔维斯说。

“什么？”爷爷好像有点吃惊。他以为埃尔维斯给什么人买了件结婚礼物，就询问是谁要结婚。

“不是，真见鬼！”埃尔维斯用爸爸的腔调说，“我打破了东西，自然是——”



“是怎么回事？”爷爷问道。

“又不走运，”埃尔维斯像爸爸一样说，“真不走运！”

“我明白了，”爷爷说，“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坏马更会失蹄，”埃尔维斯沮丧地说。现在，他的腔调不像爸爸了。爸爸起码有一队人，共11个人，可以相互埋怨，而埃尔维斯只能埋怨自己。

他再次感到没人安慰的失意。本来他以为爷爷会说他这一辈子也毁掉了不少钱。但爷爷没说，埃尔维斯只好自己问。

“对，我肯定也花了不少钱，”他平静地说，似乎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一共毁掉了多少钱？”埃尔维斯问道。

“你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些事，”爷爷说，“人们不能为洒掉的牛奶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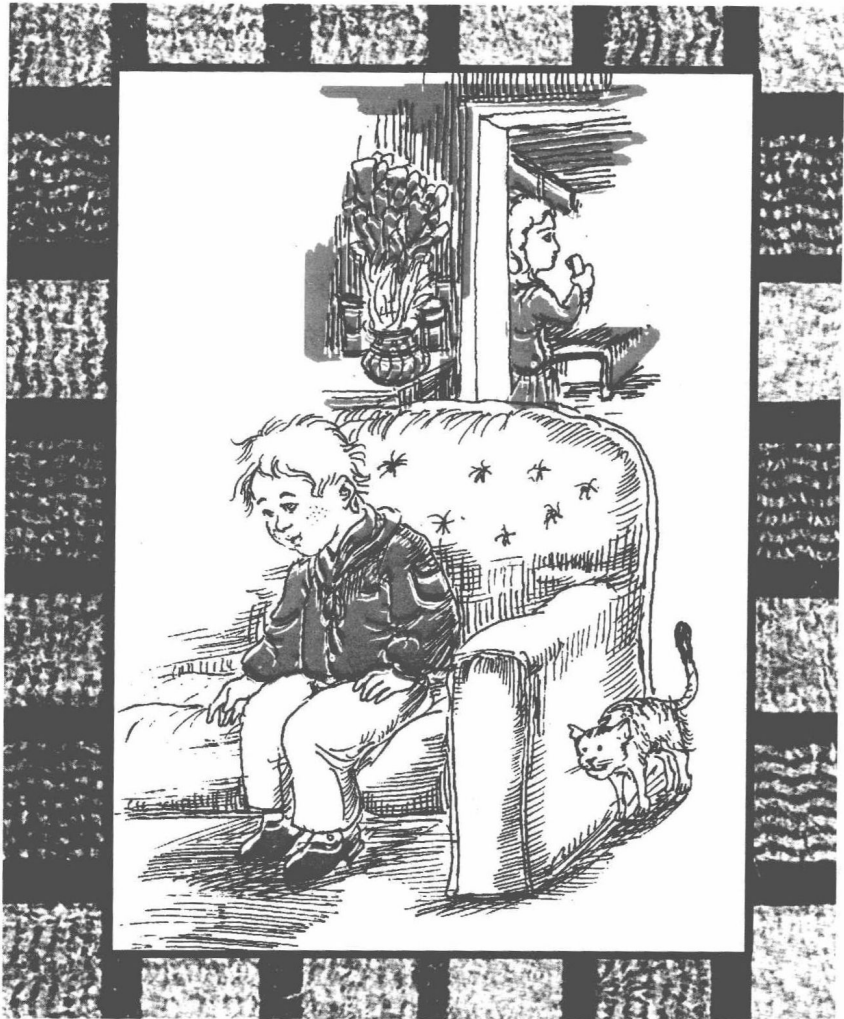
“牛奶？”埃尔维斯吃惊地说，“不是75克朗一瓶的烧酒吗？”

这时，爷爷哈哈大笑，觉得埃尔维斯太可爱了。

但是，埃尔维斯仍然很严肃。突然，他意识到爷爷毁掉的是他自己挣来的钱，而埃尔维斯毁掉的是别人的钱，是爸爸妈妈的钱。

他开始转向别的话题，不再谈论意外事故。与爷爷谈话总是那么有趣，不过在内心深处那个事故还在，他没法忘记这些不幸。

妈妈从来也不会忘记，他知道这个。





开学第一天

今天，妈妈必须好好把自己打扮一番，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她要送埃尔维斯去学校。对埃尔维斯来说，这可是个重要的日子。但是，现在看起来，妈妈可比他兴奋多了。此刻，她正在客厅和卫生间的两个镜子之间来回走动。在客厅的镜子里，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全身，看到她穿上外套时的样子。在卫生间的镜子里，她可以就近看清脸部的每一个细节，以免出现微小的差错。

埃尔维斯坐在那里，等着她打扮完毕。他早就准备好了，在他看来，妈妈才是今天的主角。她开始为他整理。他怀着不安、不解的心情看着她的动作。她曾经在电话里和阿

姨们商量了半天今天应该穿什么的问题。在这天，怎样做最合适，确实不容易知道。

现在，总算都确定下来了。

妈妈要穿那件价值575克朗的外套，不过，她在夏天季末打折时只用了250克朗，还不到半价就买下了它。为这事，去年夏天家里还争论了一阵子呢。尽管已经打了很低的折扣，爸爸还是认为它太贵了。他想分期付款买彩电。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家里看世界杯足球赛了。结果，爸爸妈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妈妈只好向姥姥借钱买外套。但彩电也没买成，只是讨论讨论而已。

到目前为止，妈妈还没穿过这件外套，它实在太高级了，需要非常正式的场合或者活动，它才能派上用场。今天它终于派上用场了。因为他要开始上学。他有点不安的感觉。

他静静地严肃地坐着，想仔细地思考一下……

010

事情的结果是，如同爷爷说的那样，他被人算计了，确切地说，是被妈妈算计了。他这次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

妈妈不止一次说过上学的事，她时而恐吓，时而露出期盼的眼神，但是，埃尔维斯从来没听进去过。她说过的事太多了。直到今天早上，她非常郑重地决定，穿上那件贵重的外套，他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件关



系到他的事。过去，他从未把上学这件事当真。但当他看到妈妈把外套从衣帽间取出来时，他突然意识到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上帝呀，今天他真的要上学了！

妈妈站在那里仔细打量着外套，她先用软毛刷轻轻地刷，然后，小心翼翼地 from 衣架上把它拿下来，小心翼翼地穿上，再细致地整理一下领子。埃尔维斯心里一动，它看起来像件普通的外套，但却不是，现在，他终于看明白了。

妈妈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她站在吸顶灯下，尽管是白天，灯却开着，灯光明晃晃地照在她身上。

埃尔维斯坐在那里，可以看见外套的各个侧面。此刻，妈妈正背对着她，也就是说外套的背面正对着他，从镜子里还可以看到它的前面。他觉得，这是一个阴沉的、预示着不幸的画面，妈妈也不满意。

“我不明白……以前还更合身些。我是不是胖了，你看？”她问道。

埃尔维斯不知道。妈妈以前试过这件外套，而且试过好几次，他却没注意看过。这不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毫无疑问，它不过是一件妈妈们送孩子上学穿的典型的服装而已。

“唉，今天我是怎么也漂亮不了了。”她叹息道。埃尔维斯打心眼儿里同意她的看法，但沉默不语。

她戴上一条围巾，感觉这样稍稍好看了一点，她又换了另一条，感觉效果更好了一些。但她还在考虑当时是不是应该听贡-贝里特阿姨的，买那件绿色的外套。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她对着镜子说：“我是个什么事都会遇到不幸的人。”

埃尔维斯清楚妈妈说这话的含义，例如和他在一起。虽然这次她没有明说，但他从小就听她抱怨自己太不走运了，生的是他一个男孩，而不是个女孩子，小姑娘打扮起来多好看啊。

突然，妈妈转过身来，问他是否撒过尿。

他耸耸肩，身体从椅子上向下滑。“我尿过了。”

“你肯定吗？”

她关上厅里的电灯和收音机。当然，他确定自己现在不想撒尿。

“那好，我们都好了。”

埃尔维斯站着不动，阳光照进房间，一切都是那样平静安宁。小狗赛三在厨房里躺着，在它的篮子里睡觉。妈妈在镜子前理理头发。埃尔维斯看着她，他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

“我们现在动身吗？”

他避开她的目光，眼睛向周围看着。

阳光照射在黄铜门槛上，发出金色光芒。如果换成另外